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冬十月己丑朔命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曾孝寬往河東分畫地界所計議公事時李評言義興冶和爾郭舒克悦大石四寨堡鋪分界與韓縝所上畫圖不同故遣孝寬往審問孝寬請差官案視改正而歸仍

詔孝寛有申陳事具奏從入内内侍省進入及孝寛以圖籍案視而並邊未嘗侵北境乃奏曰國家所以待狄人者恩與信也恩不可縱信不可失苟細事不較則將有大於此者矣宜如故便此據孝寛傳傳又云寇卒聽命令不取不知所聽何命也

十一月二十八日又令二府共議分畫而十二月六日已聽韓縝等歸竟不知此四寨堡鋪孰同孰異大抵國史裁分畫事殊不了當别考詳七月十六日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並合參考 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崇政殿説書吕升卿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升卿初為御史所攻王安石雖數為解釋然其實

不樂升卿升卿復於上前訐安石之短上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升卿於上前訐安石之短據司馬記聞升卿七月二十三日罷國子十二月三日責）蔡承禧言臣自五月中累具劄子言呂升卿恣横不法處事乖謬憑藉勢要朋黨立私三四月間纔罷國子監一差遣而使之修一司一務勑又使之知禮院又謬進經義以冒恩賞職名今訪聞又以升卿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無狀如此言之未已翻有進陞職司之任吏民之命苟容非才則一方受弊況南方今歲災旱

米直翔踴遠民尤欲更事之官以宣上意綏撫令此輕授中書顯相顏面依違共蔽姦惡不行臣言欲乞追寢成命褫去職名別與行遣又言朝廷比寘權發遣之名蓋以本資序未有人才遂於小官拔擢有才之人以居此任令升卿自縣尉為京東察訪則作役法不能成就為淮東運判不久則冒法過潤州葬妻為崇政說書則經藝不勝其謬第能任險愎以害人作姦言以罔上臣兼訪聞升卿所言至於庸常人之所不為或云見僧人

言我父未出惡道遂歛錢作大會臣度其本寔無此蓋
已歛衆人之財恐其事露遂作為此言以冀哀於時或
云我之所言不誣有母六十歲足以為呪臣度其本亦
非然蓋陰中良善而欲為此語以取信於衆為欺天罔
上之語言有毀父呪母之罪惡此市井無知之不忍而
升卿優為之臣今攷其資序乃初任知縣若與之一邑
必非愛人奉法之吏令若付之一路殊非為官擇人之
意又況所言如此伏乞屏歸田里以究風教承禧兩章附此十二

月三日升卿乃以轉運判官責監酒稅豈朝廷從丞禧言先改升卿副使為判官乎當考　司農寺言開封府祥符縣賒貸粳米不如法詔元給并當任失催官並衝替劾罪以聞　詔以青唐蕃部并蕃兵隷岷州從洮東安撫司請也　賜河東分畫地界所役兵特支錢有差

庚寅開封府推官度支郎中毛維瞻提舉洞霄宫維瞻上殿劄子誤用字及不如式也　詔濮安懿王第三女長樂郡主自改封日增請給舊制宗室女適人遷至郡

縣主兩經大禮乃增給此以特恩也　又詔河北馬軍闕馬其令射弓及一石者先給馬不及一石令改習弩或槍刃　賜權知開封府界司録朱炎錢百千以相度免行錢特賞之　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參知政事呂惠卿姦邪不法威福賞刑天下共憤頃在延和面陳其事以為不可置之左右尋蒙勑差監試臣以措置試院若少不經心恐有敗事不暇外慮今考試始畢遂得奏陳臣聞參宰之任職於輔弼人主以道揆天下萬

事得其理則國家安而賢者進即為至道之朝萬事失其序則朝廷危而不肖進即為非道之世况朝有作福作威玩法之臣者乎况陛下之超然遠覽高視此理不待臣言而後明也然臣之區區職在於辨邪正審賢不肖姦臣在朝臣安得燕燕朝夕之間而不為天下言乎臣請陳惠卿姦狀之尤著者臣前論升卿疏中備言惠卿之惡項杭州監税劉載作司農丞升卿使京東載嘗簽其役法之不善者而載往京東體量災傷以承例用

闕子散饑貧斛㪷自是州縣不奉其法止約百姓却以
不合散闕子罪載自密院檢詳官謫之監税又司農勾
當公事時孝孫孫鼇抃皆指京東役法之不善託以司
農貟冗減二貟勾當公事遂斥孝孫鼇抃後來不久惠
卿復增置司農勾當公事貟額當其減貟乃惠卿力行
私忿及其增也又何謂哉此惠卿之罔上反覆顛倒任
意自專也三司雜納庫自祖宗以來創置本無不善惠
卿以王白充檢正官其父顒監此庫不樂其職請求惠

卿遂以順知管城畿縣而廢此一庫後來朝廷以雜納無之不可遂再行創置其王順敗壞管城一邑之事彊横恣縱上所知也夫為一人而即以官局擅廢更置此惠卿之弄權自恣也訪聞惠卿妻弟方希覺初定未有考第選人囑請湖南察訪章惇辟為勾當公事是時邵州進士李銳深入溪洞招到蠻酋田元猛章惇意在謟附成就希覺恩澤遂以李銳招元猛之功為方希覺之功而轉奉禮郎其李銳幾不霑賞比及銳日夕稱訴懼

此事發覺力相蔽護始以銑為一薄尉此惠卿之朋比竊弄國賞也惠卿之舅監簿鄭膺始寄居秀州華亭縣以惠卿之故一路監司如王庭老之輩皆卑下之而招弄權勢不復可數至奪鹽亭户百姓之地以為田而提刑盧秉挫其所為仍發覺惠卿黨人張若濟姦贓公事遂急移秉淮東以張靚充兩浙路轉運靚遂陰求秉罪無有即將秉所行鹽法虧壞欲成其過而大失遞年課額惠卿既喜靚即以妹妻其弟規此惠卿之朋比專權

壞失國家利源也朱温其為大理少卿惠卿之妻弟方希益充詳斷失入死罪乃倚勢妄稱温其指揮以脫已罪又以惠卿之勢逮引同官以為證其斷官李昭遠與惠卿鄉人惠卿與温卿升卿同坐與食以語罵昭遠富貴爵祿盡由我家你却不證方希益昭遠稱無此不敢虛引自後不復與見日求其過此惠卿欺國蔽親黨權也朱温其殊無纖過又諷府司録朱炎令勘入朱温其之罪無得遂更不分首從各罰銅十斤放而陰除方希

盐衡替之罪此惠卿侮文罔上壊陛下憲法也太學考
諸州教授方通乃其妻親詞藝平常惠卿不復計其可
否即令升卿勢脅李定之輩考為上等以誤朝廷與之
教授此惠卿之自專以崇親黨也朝廷已定之法多所
改更不循義理惟循已之一時喜怒如怒鄧綰即令張
琥同提舉臺官又令一司一務勑於外州定奪聞奏之
類皆不可以詰計此惠卿之專已自用不顧朝廷也弟
和卿都無善狀纔為陽曲尉即諷章惇舉為軍器監丞

其舉辭云風力精彊所至必治罔上如此又遷京官夫軍器監丞既為要任當亦選其人而乃以小子妄厠其間衆官擘畫有可取者則欺罔以為已出至於措置乖方則歸之衆人衆皆畏禍不敢與之較此惠卿之挾邪私親也惠卿丁憂之日於兩浙威使州縣語其親黨言其將為宰相與知華亭縣張若濟曲相附會督借民財其數不少以置田畝鄧綰既言其姦贓朝廷已差官體量則惠卿自是罪人當闔門待罪訪聞乃乞勘御史中

丞又自乞令以事屬張諤徐禧此惠卿之彊横無上也身為都檢正受張若濟請求訪聞遂將張若濟枉法重罪論勘斷官吏一切出除止奪三官編管此又惠卿之竊弄威權出入刑名以壞陛下之法也惠卿身為大臣固當守公以奉陛下之法其弟諒卿以無考第請監金耀門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内銓供脚色以為於條可得即出勑以授既而王安石點檢遂作諒卿自陳連累流内銓官吏上簿惠卿安然無愧此又見惠卿之怙彊

自恣以私其親也惠卿之父死於懐州條制大卿監死無依倚者乃得恩澤惠卿令其家陳請異姓越在法制之外此惠卿之貪以害法也朝廷提倉之官所繫不輕一路承稟按察與監司無異當用天下有吏幹之人惠卿不以私故則以私親妻弟方沃庸謬嘗往河北點檢軍器郡守有陳其不善者此衆所聞而陛下之所知也乃以爲河北提舉又令沃弟方澤爲江西提舉惠卿曽判司農豈不知江西役法已成别無可更爲其惡江西

轉運李之純蘇澥曾陳薄法不便意欲移去却令妻黨作監司捃摭其罪又如張靚之比欲壊陛下成法以成就其親且方澤仍是違礙選人自條例司薦為提舉乃一二年此惠卿之欺國家私親黨也曾旼小子能事惠卿之家兵卒孩稚能諂媚惠卿遂薦為侍從陛下之明以為不可矣又特薦之令為常平提舉此又惠卿之不顧義理姑欲以陛下差遣立私恩以快巳一日之志也陛下令撰經義惠卿豈不知其弟升卿之不才不可以

當此苟欲其弟夤緣以得美官即令撰進其文之紕繆不可以言臣有別疏論列此惠卿之欺陛下而以爵禄私其弟也臣既言之而惠卿百端排毀作為巧言以罔聖聽此又惠卿兄弟不顧義理之至甚也身為大臣當秉身就義使天下莫得以言既恣睢不軌以致言事者上言而詬譁亡節則必躬携文字詐為涕泣懇陳不可謬為恐懼以欺上聰退則張目大言當拔擢某人當削除某人以威天下此又惠卿言動之間必欺陛下也王

詔本與惠卿同年登科不為惠卿便佞而夙負學行又以功業為陛下擢為執政拜命之日往惠卿之家乃問其挽彊幾何射之能否意以兵卒待之此惠卿之恣縱凌忽同列也惠卿作兩浙水利攻郟亶之法偽為温卿之名投進又作造簿手實之法為和卿之名投進不度天下之可否姑欲以此欺陛下而進其子弟此惠卿之姦邪欺蔽也頃者沈括自兩浙察訪迴其所措置少異其説則惠卿沮難誣毀力欲黜除賴陛下之聖明辨直

而令括又為兩浙察訪恐發其在兩浙姦賄之狀遂嚴為飲食之會曲加喣喣以結其歡為括所嗤笑士人莫不知之此惠卿之姦邪翻覆也惠卿之所為有滔天之惡而無抑畏之心發口則欺君執筆則玩法秉心則立黨結朋移步則肆姦作偽朝廷之善事使其朋類揚以為已出不善則使其黨與言為上意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為死黨曽旼劉涇葉唐懿周常徐伸之徒又為之鷹犬至有避權畏義之士則指為庸為鄙盡忠去邪之

人則以為害人害物貪利希附之者則為賢為善更相推譽彼可侍從彼可監司庸鄙便佞繇此以進欲進之則虛增其善欲退之則妄加其惡曰上與吉甫論某事吉甫告上以某事上起身以聽吉甫之某言吉甫惠卿字也至於陛下之前陽為恐畏旱泪如不自勝間或肆詭辨以伺陛下之心或為小亮以取陛下之信退而踸踔奮厲有輕聖德之語又姦惡之大者也臣聞堯舜之明大矣至於未察四凶之象恭靜言則不害其使之居

位及知其滔天庸違則不害於流放竄殛䰐道武衰季
之常主也崔浩有平四方之功一旼國史遂行顯戮唐
德宗末世之庸主也竇申所至之家目為喜鵲遂賜之
死葢以為國史敢旼則他何所不可乎恩命敢以告人
而妝為巳私至目之為喜鵲則其他何所不至乎彼二
主者固不足論尚能毅然斷割以保天下况陛下睿謨
英達天地之逺乎况惠卿無涓埃之功而惡逾崔浩竇
申哉至如經義陛下曾經御覽既出於中有所不善則

當明有論列若私自移易則孰有不可改者乎就使其書未進而易他人之説以著己之謬言則萬事之欺蔽可見恩命刑罰皆出人主若夫左右之臣私以相貴而歸德於己竊榮其親布列中外之黨此而可竊其大無不可者矣伏惟陛下睿睠一賜勇斷惠卿家傳載承禧言惠卿罷減司農寺幹當官等二十一條惠卿坐罷政又云中書並坐鄧綰及承禧章以劾惠卿然則惠卿罷及劾皆憑承禧章施行不獨用鄧綰言也綰章既不得其全承禧章實録又不畧見今全録之承禧上此章當在九月二十六日惠卿自辨析後既不得其實日附惠卿罷政前據家傳則惠卿罷政寔緣承禧此章不可不載也是日

手詔給事中參知政事呂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預政機而乃不能以公滅私為國司直阿蔽所與屈撓典刑言者交攻深駭朕聽可守本官知陳州

辛卯知制誥許將兼權知諫院　御史蔡承禧言九月乙亥夜徐禧李定沈季長周諶會坐言及奉慈廟是莊惠后廟禧忽對衆言仁宗多有遺行乞下所司劾正其罪詔禧定季長諶具析諶以為如承禧言定季長言略不省記詔開封府究實禧言臣為御史時以事至章懿

皇后神御殿昨試進士與承禧李定沈季長周諶會坐臣問定章懿所以廟祀之由定因言仁宗每念章懿之不及見至發於夢寐遂以長主降其舅子瑋臣歎曰雖富有天下有所不足者乃如此曷勝遺恨哉而承禧易恨為行遂謂之謗後開封府言諶等分析異同未經參對難推究結絶詔禧虛實證等無可根究雖會赦依律擬罪贖銅四十斤乙亥九月十六日

都提舉市易司言秦州和買紬絹舊以鹽準折今乞依諸路例每匹給錢千從

本司遣官據合支鹽數以末鹽鈔赴州出賣從之
壬辰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為宣徽南院使
判應天府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嘗論汴河
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
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
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於梁國而建都至於石
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彊敵共平原之利故五
代爭奪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

宗受命規模必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㪷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大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

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㪷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説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不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迴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

本又嘗論錢禁曰臣伏以錢者國之重利日用之所急生民衣食之所資有天下者以此制人事之變立萬貨之本故錢者人君之大權御世之神物也竊觀自漢以來名臣高識者之篤論皆以為禁銅造幣開通塞輕重之術此濟民之切務保邦之盛業也故錢必官自鼓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國家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於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於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鑪鼓鑄歲至

百萬緡積百年之所入宜乎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乃自比年以來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萬商束手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旣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府庫例皆空虛人户又無居積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此事實繫安危之體宜明利害之源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累朝所行令勑具載錢出中國界及一貫文罪處死而又重立賞格使人告捕至於居停資給擔擎人等與夫官吏

之失於檢察者各等第坐罪又禁銅之法犯至九斤巳得刺配之罪亦設告賞之科而自熈寧七年頒行新敕删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迴聞緣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諸舸舶舊制惟廣州杭州明州市舶司為買納之處往還搜檢條制甚嚴不得取便至他州也今日廣南福建兩浙山東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為隱庇諸係禁物私行買賣莫不載錢而去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外國共用又自

廢罷銅禁民間銷毁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鑪每鑪増課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大為之防民猶踰馬若又廢之將何憚矣盖自弛禁數年之内中國之錢日以耗散更積歲月外則盡入遠邊内則恣為銷毁壞法亂紀傷財害民其極不可勝言矣臣見公私上下並苦乏錢深求其由僅有一得因嵓閤前後令敕誡見條例之末便令具録敕文進之衡石伏願陛下申明舊章急救其

弊立華戎內外之限通下民衣食之原重惟古先聖人之立制重內以馭外令乃傾中國之利撓君權竭民用以資外國又弛銅禁通商販越邊陲無復紀極所謂假寇兵也既資之財又假之兵以濟其猾逆之心暴害之力桀黠之徒有以窺國家御邊之無筭樞機之不密安得不啟其侵侮之謀者哉不知議法者之意據何義理舉累朝經遠長慮所以保國便民之典一旦削而除之此國之大事惟陛下聖明察納早垂神斷既數請便郡

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有是命謂方平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卿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蘇軾誌方平墓云有星孛於軫方平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為恐慄求去愈力乃除應天按星變實初九日方平除應天蓋初四日既除應天後方有星變也今不取又恐論錢禁亦在到南京後緣劉摯集有代方平論此乃在論賣廟事後也方平集論錢禁别有疏不用摯所作賣廟事則純用摯疏云

賜秦鳳等路轉運司銀十五萬兩市

熈河糧草　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諷言近制兩浙水利縣委提舉司舉官或聞所舉多不應令致闕正官乞委銓院選差詔中書選差　樞密院上河北將官敕詔行之

癸巳詔給韓琦本品鹵簿送葬琦子忠彦初辭葬日給鹵簿許之將葬乃復自請也　大名府路安撫使文彦博言盜入博州博平鎮酒稅務取兵仗棄井中驅監官出城役兵王友黎節入井收兵仗率衆追捕乞加賞詔

人賜絹十五匹　祠部郎中趙鼎言京東自夏秋旱蝗相仍民被災流徙者十六七雖檢放租稅而一縣通較類不及五分蓋恐礙倚閣青苗本意乞令本路體量蠲稅詔司農寺根究依法施行鼎宗道子恐已見趙彥若誌鼎墓即言濮事者恐此別一人言濮事者非宗道子宗道子別見元豐元年八月一日　權御史中丞鄧綰言續體訪得呂惠卿貪濁事迹乞下根究官體量詔送根究公事所朱本削此段今復存之

甲午右武衛大將軍資州刺史仲滂為榮州團練使瀛

州刺史仲當為德州團練使右千牛衛將軍仲暹為監門衛大將軍以學士院試論及經義中格也　都大提舉淤田司言諸牧地乞從本司淤溉除留牧馬外募人增課承佃以給羣牧司歲費餘錢封樁買馬從之

乙未詔都水監相度開展惠民河利害以聞以宋用臣與巡䕶惠民河官乞開展河道以便修城也　是日十月七日

乙未彗出軫舊說於丁酉日乃書太史奏彗出軫今從新記實録亦系之丁酉蓋因太史奏乃書耳按天文志八年十月乙未東南方軫宿度中有星色青白如塡星大丙申西北生光芒長三尺斜指軫宿若

彗星丁酉光芒長五尺戊戌長七尺斜指太𨊠主兵喪丁未入濁不見軫楚分也本志書彗委曲若有所諱與三朝兩朝史不同可見史官之諛不可不改修云云

丙申知潁州龍圖閣直學士孫永權判北京留司御史臺以母病自請也　詔罷給在京官債宅錢

丁酉太常少卿賈昌衡為右諫議大夫太子中允吳安特轉一官升一任及金部員外郎呂嘉問各賜錢三百緡以三司言昌衡等提舉市易司自去年四月至今收息錢市例錢百萬二千六百七十餘緡故賞之　詔檢

正中書五房公事張諤同提舉市易司官根究比較鹽鈔交子利害申中書取旨呂惠卿家傳云當考　是日九日丁酉太史初以彗聞彗出以七日乙未越二日丁酉太史乃奏也

戊戌手詔王安石等曰朕以寡薄猥承先帝末命獲奉宗廟顧德弗類不足仰當天心比年以來災異數見山崩地震旱暵相仍今彗出東方變尤大者内惟淺昧敢不懼焉其自今月已亥不御前殿減常膳如故事卿等宜率在廷之臣直言朕躬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於民

者以聞遂詔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闕失王安石言臣等伏覩晉武帝五年彗實出軫十年軫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上下傳會或遠或近豈無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所以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所以多歷年則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及欲禳之國僑不聽

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豈足道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伏惟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然竊聞兩宮以此為憂臣等所以徬徨不能自已伏望陛下以臣等所陳開慰太皇太后皇太后臣等無任航惶懇激之至安石劄子據陸佃所編增入劄子稱十月而無其日

庚子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權三司使章惇知湖州

先是御史中丞鄧綰言臣伏見陛下近日斷然罷黜呂惠卿令按治其罪詔命一出上自朝廷之卿士下至閭巷之庶民莫不鼓舞懽欣稱頌聖德雖四海之外萬世之下孰不仰陛下威斷之明臣以謂惠卿執政逾年所立朋黨不一然與惠卿同惡相濟無如章惇臣職在糾彈曽論奏惇佻薄險輕行迹醜穢趣向姦邪亦略條惇狥私作過欺君罔上不忠之罪又復言惇父年八十不肯歸養廢傷教義不孝之惡且陛下官爵而惠卿與惇

擅以相私只如惇才差往辰州即舉惠卿妻弟方希覺
往軍前妄冒功賞惠卿才管軍器監即舉惇妻弟供奉
官張赴在本監勾當公事及惇入三司即商量廢罷二
省判特置三主簿內一員方希益乃惠卿妻之親弟一
員陳朴乃升卿妻之親兄又商量欲擢用和卿則先薦
王安石為例和卿之庸懦如此而惇奏風力精彊和卿
初作尉二年而惇奏稱所至必治大抵欺謾君父愚弄
朝廷其於財利則止有內庫司農寺借錢其於職事則

長是中書刑房上薄入省則終日諧謔未嘗請副使判官過廳出省則諸處奔馳惟務尋内臣富室酣飲臣前奏内言惇於熙寧七年十月内兩次有劄子面奏稱鹽鈔四年折却八百萬乞借内庫錢五百萬計畫一年可以積剩得三四百萬錢帛而今年却借司農寺錢三十萬支料錢則見惇去歲所言是欺妄又言惇在省不禀朝旨專權給與李陟陳敦夫等添給及姪章錢盜官錢帛惇蔽蓋百餘日並不舉覺及惇已移三司越職違法

舉呂和卿為監丞等事皆合改正而至今未蒙施行緣惇人行汚辱朝廷與呂惠卿協力為姦欺罔不一今惠卿雖已黜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猶療病四體而止治其一邊糞除一堂而尚存穢汚之半也伏以陛下不世出之英主焦勞求治既已累年法度雖備而朝廷未至尊榮政化甚孚而風俗未至淳厚良以在朝侍從要近之臣或非其人故也今正當除去穢慝以尊榮朝廷懲汰憸邪而惇厚風俗豈可尚使善惡相與雜處於朝廷

夫朝廷者天下本源未有不清其源而能潔其流者語云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朝廷正於上則陛下之所欲為不勞而成聖德日隆矣於是罷惇三司使以本官出守上嘗對惇稱張方平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方平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方平縮鼻不對其夕方平適與客坐惇呵引及門謁入方平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怍而退故蔡承禧劾惇有云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

卿之室葢指此事也上由是惡惇而王安石尤忌方平方平既出惇亦隨責此據司馬記聞 淮南兩浙體量安撫使起居舍人知制誥沈括權發遣三司使括行至鍾離召還行至鍾離據括自誌 太子中允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同判司農寺張諤為淮南兩浙體量安撫使 詔罷下元日朝獻景靈宮以星變避殿故也 權御史中丞鄧綰言王庭老張靚朋附呂惠卿黨庇贓吏乞檢會臣前奏速罷三人差遣詔睦等候徐禧根究畢取旨

辛丑詔開封府界民欠司農寺所散錢米除官户外實闕乏者與展限一年作兩料輸官　又詔廬壽濠常潤揚州江寧府累經災傷州軍見督民間所逋常平錢物貧不能輸者如開封府界法欠役錢者候歲豐催理陜西河東甚災傷處準此　又詔江浙淮南災傷州軍除用常平借貸興利外更賜上供米三十萬石賑濟令體量安撫司均給措置　又出空名試將作監不理選限勑告助教勑各十五賜夔州路轉運司募人入錢米於

南川縣等以給邊　又詔御史臺根究章惇舉呂惠卿妻弟方希覺赴辰州軍前妄冒功賞事實以聞其後惇言實委李銑至䳱州招納田元猛希覺等繼差赴蔣晃州相度修寨并就近措置元奏亦以李銑為最即乞優與推恩希覺等止乞詳酌酬奬而言者誣陷中傷未嘗虛冒也御史臺根究稱招納田元猛功出於李銑希覺無功於是再下開封府奏以為李銑親至蠻界希覺實被差出至蔣晃州而已尋詔追希覺等賞降第四等推

恩（七年正月七日希覺被賞）又詔武學上舍生貢曹安國依得解人例赴祕閣再試以武學言安國材略可用故也

壬寅大赦　新管勾福建路常平等事常州團練推官曾旼罷為潭州州學教授初旼乞朝辭上殿閤門以前此無選人入辭上殿例詔特引對旼因自言願得閑官而有是命其實上惡旼交鬭王安石呂惠卿故絀之（曾旼小人當與外任上語見六月十七日旼以八月十六日除福建倉司蔡承禧奏議已附見本月日）詔司農寺具開封府界諸路役錢見納合用寬剩數畫一

以聞　詔提舉熈河路買馬司以萬五千疋為額額外所買即估價賣初詔以二萬疋為額候二年取旨而提舉官李杞以為數多故復有是詔　上批付韓縝等今月九日得卿等繳奏北人來牒却改差蕭禧代耶律壽分畫地界事未知遼人之意何在可火急體量奏來所有疆議令後宜更再三思慮應接無見露憚於持久為遼人窺度致浸淫生事卒難了絶此據兩朝誓書冊內韓縝等所得御扎係十月十四日

甲辰詔國子監上舍生顧襄安惇丁執古虞蕢葉唐稷如不得解與免解已得解免禮部試襄開封惇廣安執古泗州蕡常州唐稷南劒州人也葉在後舉方了免解必有因依當考必緣在經義局七月十一日初議免解又九月二十六日呂惠卿云云可考襄巳見九月二十六日　上批將下兵士旗無定數枉費物帛其令諸將據隊數每隊依數用一色三口

乙巳王安石等以上避正殿減常膳上表待罪詔答不允仍斷來章　遣大理評事都提舉市易司勾當公事

孫迥點檢熙河路市易司及同本路當職官相度但干財利合措置事以聞　兵部言秦隴成州義勇不多應援熙河路闕數乞以第四等以上兩丁并第五等三丁保丁內兼充數從之　詔衛州黎陽監歲增鑄折二銅錢五萬緡仍盜以役兵百人

丙午三司請自今廣南東路除留買銅鉛錫上供內藏庫錢外更於所鑄錢發折二錢十萬緡赴內藏庫從之

熙河路經略司言裕勒藏喀木弟諾爾者報探西賊集

兵抄略並邊熟户丁家等族焚族帳殺人口得實詔被殺者人給絹二匹付其家仍給修造錢有差諾爾令高遵裕密優賜之

丁未頼州進士常立為天平軍節度推官崇文院校書立秩之子熈寧初御史知雜謝景温嘗薦其行義召赴闕以疾不赴至是特録之

是夕十月十九日丁未彗不見自始出至没十二日實録於此書云彗不見初乙未有星出軫至丙申長三尺丁酉長五尺太史乃以彗聞戊戌長七尺斜指太轄至是而没

己酉王安石等上表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表三上乃許之　詔在京遞馬頭子並樞密院給之以都水將作監遣屬官出外或擅給故也

庚戌詔中書有置局取索文字煩擾官司無補事實者宜並罷之於是編修中書條例司編修司農寺條例司皆罷　又詔雄武軍節度推官時孝孫落衝替以御史中丞鄧綰言孝孫昨任司農寺勾當公事點檢河北西路常平事以擅牒監司檢括人户所蓄斛斗得罪衝替原

其用心本以為民謂可矜貸中書奉詔取案看詳而孝孫移牒監司乃在不得差官檢括監糴指揮之前實無深罪故也孝孫安陸人曾肇墓誌當附初責時

辛亥詔河東路永利兩監鹽自今官自計置依商人和雇車乘輦赴本路州縣鎮鬻之禁人私販犯者并告捕賞罰論如私鹽法並邊糧草以見錢糴買仍出見錢鈔十萬緡給其費收賣鹽錢償之先是章惇権三司使建議下河東轉運司相度可否至是以為可行也　詔聞

通泰州漕河不通自春至今留滯鹽綱四百餘舟其令江淮等路發運司未得疏泄陳公塘水委侯叔獻相度引注溝河通行鹽綱　又詔西京河清皁財監歲增鑄錢十萬緡為市易務本錢從提點鑄錢呂武請也　編修內諸司勑式向宗儒言面奉德音所修文字干賞格刑名為勑指揮約束為令人物名數行遣期限之類為式令具草編成勑式令各一事詔沈括兼編修內諸司式仍罷詳定一司勑　前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知潤

州初覺知廬州喪祖母以嫡孫解官持服而覺有叔父在有司以新令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重覺不當為祖母解官故有是命而覺已去廬州亦不赴潤州也

詔聞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速令權罷聽

旨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呂惠卿參知政事始創立手實簿法事在七年七月十九日并二十七日御史中丞鄧綰言創立簿法之意欲別有所用則臣固不能知若欲以均平役錢則臣請言其大略昨者朝廷免役率錢之法初且用丁產

户籍故諸路患其未均相繼奏陳各請重造多已改造
矣其均錢之法田頃可用者視田頃稅數可用者視稅
數已約家業貫伯者視家業貫伯或隨所下種石或附
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而民樂輸矣安用立異
造偽别抉搜索互相糾告不安其生耶役法已定而復
摇之民心已安而方騷之天下之民才免差役之殃而
復有簿法之害甚可哀也夫田野山谷之氓止知蠶而
衣耕而食生梗畏怯有自少至老足不履市門目不識

官府者有生平不敢自出輸税而倍價募人代之輸者其於文字目不能識手不能書豈能曉有司簿法之巧詆吏丈之煩言牓式狀之委曲苛細耶臣竊見簿法隱落税産物力及供地色等第居宅房錢不實者並許告許支賞臣伏以三代牧民能均其力分田制祿皆上所養自上失其道而貧富不一富者所以奉公上而不匱蓋常資之於貧貧者所以無産業而能生蓋皆資之於富稼穡耕耡以有易無貿易其有餘補救其不足朝求

夕索春貸秋償貧富相資以養生送死民之常也今立法使民凡所以養生之物有餘者不敢停塌租賃不足者不敢蓄息營利匱急者無所告求舉貸則貧富皆失其所以為生矣何也本法所謂田土所出或服食器用船車碾磑等物牛羊驢騾之類凡所以養生之具民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本用供家不專於租賃營利欲指為供家之物則有時餘羨不免貿易與人則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

矣夫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一心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畜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折閱之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之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為生其為法未善可知矣惠卿旣既兩旬乃降是詔鄧綰此奏不得其時朱史繫之十月

二十三日辛亥令因之食貨志載綰奏尤詳令用之墨史但載詔語於綰奏畧不書當考據此詔則手實但行於東南呂惠卿誌和卿墓乃云諸路賴手實以造簿者十八九蓋飾説也當考惠卿墓誌凡七年七月十九日

惠卿建議見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蔡承禧云云見十二月十五日　又詔聞泗州通判陸琮曾請提點刑獄晁端彦肖鹽事司張靚配賣鹽端彦不受理令根究公事所攷實以聞　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劉彛乞支邕州封樁錢四萬緡糴軍糧從之

權發遣河東轉運使范子竒言近年非次朝旨差官時暫勾當於俸給外增驛券舉天下言之費耗不少乞自今已有本任俸給者罷給驛券從之十一月十八日可考　復置雜賣場初三司請廢雜賣場中書戶房以為不便下三

司而三司議與前異乃復置詔三司官上簿三月十四日發

中書請出錢二百萬緡散在江淮等七路遇穀賤糴充年計外遇價貴亦許量減價糶從之許借留內藏庫上供錢物及發運司蓄息錢總二百萬緡分五年撥還

癸丑詔罷兩浙轉運使王庭老張靚令於潤州聽旨先是太子中允邵奇知華亭縣訴張若濟與修涇河功利不實冒恩賞及受鄭膺私請彊奪民田等三十餘事庭老靚却不受於是司農寺主簿王古體量兩浙路災傷

劾奏庭老靚不公失職故罷之仍委古究治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庭老先責

軍器監言造將下鞍轡五千副乞下河東等路采買生曲材造鞍橋上批令材自已堅牢堪用不須枉費財物可罷采買　兵部言河北河東保甲教閲乞自今年十一月起至來年二月罷從之

甲寅賜嘉王頵長子名曰孝𢡟爲右驍衛將軍　詔令月壬寅赦前合叙用人依該非次赦恩與叙京朝官大小使臣非因贓降監當者後無贓私罪到任及二年牽

復差遣貶謫官未量移者與量移使臣未得與差遣者聽於所屬投狀軍員犯罪降配委所屬具元犯以聞軍員送軍頭司未得與差遣者後無過犯却與差遣應降配充殿侍及配衙前并刺面不刺面配本城牢城編管覊管人等在京委所屬官司諸路委轉運使副使判官提點刑獄以分定州軍近經南郊赦未該停放人並減三年理為簡放年限南郊赦後至今月壬寅赦前編配人量元犯輕重簡放命官使臣令刑部以經南郊人各

具已經赦數并壬寅赦與理一赦中中書樞密院移放衝替命官係事重者減作稍重稍重者減作輕輕者與差遣使臣比類施行　都水監請權閉汴口修鋸牙木岸從之仍比常年閉口展半月

乙卯降授彰化留後知大宗正事宗旦復崇信軍節度使覇州團練使同知大宗正事宗惠復忻州防禦使手詔宗旦宗惠以失察趙世居事奪官已幾半年又經特赦本因詿誤理有可矜皇家尊屬叙復宜異庶官故有

是命　詔溪峒與內地不同若有自死牛聽收皮角筋置器甲它無禁準此

丙辰詔都提舉市易司勾當公事孫迥勘會熙河路歲市芻糧及雜支錢實數本路歲入幾何不足當如何計畫及有無可減冗費以聞究竟如何　又詔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李之純根究許彥先傳燮互訟事以聞七月三日先委喬執中

廣南西路經畧司言蠻賊寇古萬寨詔劉彝詳審處置戒巡檢使臣嚴守備無輕出戰九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一日

丁巳右諫議大夫知亳州馮京知河南府復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韓維為端明殿學士龍圖閣直學士孫永為樞密直學士工部郎中集賢院學士李大臨為天章閣待制工部郎中集賢院學士蘇頌為祕書監祠部員外郎劉瑾為史館修撰屯田員外郎范百禄為金部員外郎屯田郎中皮公弼為度支郎中大常丞鞠真卿為集賢校理檢校水部員外郎單州團練副使李師中為右司郎中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唐坰監太

和縣酒稅皆以壬寅赦恩也頌與大臨同責大臨既復職而頌獨遷官蓋用事者抑之此據曾肇所為頌墓誌增入肇云大臨已復從官令改之用事者抑頌當考著作佐郎王仲修為崇文院校書知禮院仲修珪子也　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王廣淵卒贈右諫議大夫遣內侍護其喪歸葬仍令轉運司量與應副御集十一月九日九年四月與二孫恩澤　富弼言臣伏念向緣衰疾加之年已及稀不能奔走職事遂求致政伏蒙聖慈俯從愚懇退處衡茅之下杜門自守屏絕私務朝夕待盡

而已近日忽聞特宣大赦出於非常又聞别降手詔許
中外臣僚直言朝政之闕失洛城士庶歡呼鼓舞喧於
道路聲徹幽遠推是而往則天下之人無不慰悅矣臣
伏覽赦詔二文始以彗星東出昭示譴告陛下仰覲天
變恐懼疚懷濬發德音恩霈寰海臣固知一出聖斷必
無左右之助也臣再詳陛下手詔乃陛下親筆非學士
所作以至累年災異如山摧地震旱蝗之類前後包括
一一歸咎於己辭旨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士讀之莫

不感泣而又避正殿減常膳設齋醮屏御侍前代帝王禳災弭患責躬罪己之法陛下盡行之矣所以上天降鑒知陛下發於至誠故星變不旋踵而滅臣溫衣飽食坐享安佚災禍之至殊無干及一見聖詔驟發即日感動天地譴異消伏速如影響臣尚能踊躍欣蹈不知紀極彼天下之人身被災害家罹荼毒流落破散六親不能相保者其為懽喜感戴當何如也人心既善和氣充塞則天意不得不早回災變不得不遄息此理固然也

臣竊知去年久旱陛下曾降手詔許臣僚上封論事人方喜悦日俟朝廷施設而不知何人上累聖德遽成反汗於是天下大失所望臣近於三月中仰荅聖問略曾引及今天變益大詔命益切陛下必不復蹈前車之誤況詔云朝政闕失朕將虚心以改此足見聖意畏天愛民其已至矣然竊聞外議皆云天下弊病甚衆官家多應不知人人咸願條列達於天聽兾幸有所刬革爾刱已大發聖詔許其開陳忠憤者必能不避誅戮傾竭肝

膽悉以上聞也臣願陛下盡取羣奏不遺疎賤萬幾之暇一一親閱擇其衆說所合者斷在不惑力賜施行踐虛心以改之辭應天文尤大之變使澤及普率急若置郵則人心悅服天道助順天人相應立致和平國家享無疆之休者正在此時也豈復有災青出見而上駭聖慮哉萬一姦詐重入宸聽少惑俾夫忠告為妄說恩詔為空文利澤不出於上人心復怨於下則天將曰是以虛辭荅我迄無實效必回今日之喜飜為異日之怒災

變之作當又甚於數日之彗者矣但以近事證之此乃必然之理非臣輙敢狂率也又言臣未致仕前雖有舊疾筋力粗可驅策尚不能從官今致仕已數年衰老益甚退伏草野未嘗與人相接榮辱禍福都不干預而輙敢以狂瞽之說妄陳天聽者實見陛下仰觀星變恐懼修省若不自容也又聞天下生民窮困已甚無所伸訴恐成嘯聚為腹心之患亦慮手詔或致中廢天譴未息則後來別生災害臣所以不顧身之老病而彊作此奏

庶幾有所補助而報陛下大恩之萬一也緣臣閑居中日與野老相見民間弊病盈塞耳目皆是實事然所說者尚未盡一二伏乞聖慈略賜省覽而少留意焉臣又輙敢煩陛下親閱羣奏者若委臣僚置局必恐不能上體聖意憂勞之切羣奏中利害有所不盡亦恐所委臣僚更存顧望尚或隱蔽或陳巧說妄有沮難則誤聖君畏天愛民不吝改過之意臣固無他賜所憂者如此惟望陛下特賜矜察三月中仰答聖問當考或即蕭禧再來時

張方平言臣

蒙恩在朝備員經歲無施補益每為深愧今被命守藩
旦夕出國門適值陛下以垂象之變降御札發德音勅
宰臣率在廷之臣直言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於民者
當陛下憂勞之際老臣不為陛下開一言則忠義之語
無復至於天聽上負加眷没有餘責敢以聞見少報重
恩臣聞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君君臣臣而後國體
正天下安故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
而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葢為國之體猶

權衡不可使有偏重之勢必成傾覆歷代成敗何不由此自近歲以來災異之作率由陰侵於陽陛下天縱聰明前言往事無不洞鑒不待臣說也今聖心所以答天戒責躬變禮可謂精誠之至謂天蓋高其聽則卑故不旋日而星變以隱感通昭答足以明皇天眷佑我有宋之意至矣陛下應之以實固當踐所言令夫政事之末協于民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就中役法一事為天下害實深累經更變竟無

長策可以定其法議論日以紛擾公私日以勞敝夫人

為天地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為之故和氣不應災害游

作蓋下令如流水之原取其順流之易也經六年而事

功莫効顧其事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既未協事資必

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憂患一成噬臍安及陛下承六

世之業上有二宫國家大事顧陛下憂深而思遠寧忍

於人情不可忍於社稷也憂患既成人臣各有去就之

分家國之憂獨在聖人其所以終日行不離其輜重謂

此也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況今習俗奔競偷倣成風交黨相傾勢利相軋攻訐起於廟堂辨訟興於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毀譽移於好惡賞罰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尚如此有為國家死節仗義臨艱虞而不易操者歟昔堯舜之為君選於衆舉十六官而與臯夔稷契共治天下猶且明四目達四聰而後能協和萬邦雖大聖賢未有一人之心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也陛下臨御九年中外臣庶皆

在照臨之下其間必有知忠義不二心之臣簡在聖衷者矣願陛下召之左右從容訪逮譬之金石叩之則鳴人各有心激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君子訥於言外若不足其中誠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偽也惟聖鑒精察之若夫導之以言而不能盡者使陳之簡牘必有所効者矣前代明君莫不以是考於下故能廣視聽於扶同之外究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權綱執其柄鐏慮所以藏身之固思所以置器於安此惟獨决於神斷而後

可非所以謀於人者也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於救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涓涓可以潰堤熒熒至於燎原釁端厲階不可忽也臣之心惟願國家之善政美事陛下之盛德鴻烈高越百王之上流光萬世之下天之福祥休嘉之象生而咎徵之象不生民之愁嘆怨咨之聲不作而頌聲作使兆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欣戴安樂臣退就田里以至瞑目泉下猶

知懷此幸願也老臣無狀爲陛下慮不敢不精爲陛下言不敢不盡亦惟陛下察此至誠俯垂省納實天下幸甚上皆優容之富弼張方平奏疏皆不出此月但不得其日今附見月末 呂公著言臣世受國家厚恩陛下涖政之初首被選擢自外藩召入翰林故在左右日口陳手奏數進愚忠頗蒙採納今雖斥處閑外其於愛君憂國惓惓之心未曾敢忘伏見陛下祗畏天戒焦勞懇惻實天下幸甚臣聞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考之傳記皆爲除舊布新之象皇

天動威固不虛發意者陛下之仁恩德澤猶未布於天下而政令施設所以戾民者衆乎何其譴告之明也陛下既有恐懼修省之言必當有除穢布新之實然後可以應天動民消伏變異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覩陛下自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庶務其規模蓋宏遠矣固將致堯舜三代之治以光大祖宗之業豈特區區守文之主哉然臨朝願治為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剌而不和中立敢言者擢讒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

進其外則郡縣煩擾民不安業畎畝愁歎上干和氣携老挈幼流離道路官倉軍廩所在闕乏又無以廣賑濟至於骨肉相食轉死於溝壑者多矣上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殆任事之臣負陛下之高志也何以言之夫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極惡前後紛紛玩黷聖聽者蓋不一矣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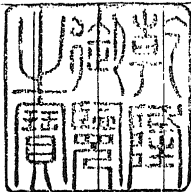
而不審斷可知也陛下獨不察乎況如一二人者方其未進用之前天下固知其姦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時附會故極力推進此所以終累陛下則哲之明者也自昔人君委任而責成者蓋有之矣如齊之桓公是也為其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也今則不然水旱不時人民困之則無以分陛下之焦勞敵國桀驁疆場有事則陛下不免於旰食又況加之以天地變異乎未見陛下任人之得也古之為政而初不順於民者亦有之矣鄭之子

産是也子産之為政也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産而死誰其嗣之而今陛下垂拱仰成七年於兹矣輿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前也陛下雖慮亦及此而終未憣然者殆左右之臣蒙蔽陛下使天下之事不得上聞也臣伏思陛下自即尊位以來上奉兩宮仁孝篤至下逮諸王恩禮無不極於恩禮春秋方富而無聲色之過孝友恭儉發自天性宮中之事人無閒言而德澤獨不被於民者何哉臣

聞安危在出令治亂在所任故臯陶戒舜曰在知人在安民願陛下以知人安民為先除櫢布新以荅天戒則轉災為福不旋時而應矣臣昨在朝廷嘗蒙訪逮當時議者謂祖宗制度不可少變朝廷用人必循資級臣固曰不然何則興治補獘者乃人主之先務任賢使能亦不宜專較歲月但一出於至公則可爾臣今所言亦非謂令日法令皆不可行陛下誠能開廣聰明延納正直公聽並觀盡天下之議事之善者固當存之其未善者

則鐫損之苟為非便不為已行而憚改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衆人耳目而庶事條理百姓安定百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臣伏自去國六年未嘗有一言仰達聖聽至於私居接人亦未嘗輕議時政令日所以輒進愚悃者誠恐陛下不於此時感悟則後日雖欲改為非有奇謀高策亦未易為也陳瓘以公著此疏為熙寧七年所上按公著家傳上此疏時乃八年十月星變詔書後公著謂陛下垂拱仰成七年於兹蓋自熙寧二年二月以後王安石始執政也瓘誤從熙寧元年數之故云爾

按程顥集公著先令顥代作既而不用别作此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二至七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蕭際韶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十一月己未朔復光禄卿提舉崇福宫祖無擇為祕書監集賢院學士（祖無擇當立傳而史官逸其事須别考詳）詔倚閣辰沅州今年秋税以察訪蒲宗孟言二州夏旱故也

詔熙河路兵食吏俸日告闕乏而蕃學之設冗費為

甚無補邊計可令罷之其教授令赴闕蕃部子弟放逐便　又詔每歲天神四祭太廟五享差兩省以上官攝司徒

庚申詔五路緣邊堡鋪守把兵級輪出巡及卓望伏路等遇冬寒舊無皮裘處令特製造人給一領至春燬拘收官為修完　熊本言攻破獠賊駱益王本二等七寨木斗翁等四囤獲老幼婦女百三十三人斬首六十六其木斗翁等四十八人來降乞許令引見詔木斗翁與

奉職安穩二與借職木斗七等十一人與京東西州軍教練使給月俸安李四等十二人送京東西淮南州軍安置各給田二頃仍許口支糧三年舊紀云熊本破獠駱益等七寨四囤新紀不書　熊本集紀險篇云十月二十日自渝州領兵入界留南平軍九六十日九年正月六日旋師

同判司農寺張諤言按察官巡歷州縣決罰役人乞令州縣籍所犯及杖數以備本寺點檢庶使官吏不敢以私忿用刑從之

壬戌上批聞在京諸軍官馬大抵生惡蓋營地迫窄失

於調習近已創四教場寬大可以馳騁宜指揮殿前馬
軍司分定軍馬合赴教馬軍日輪一指揮以馬赴場走
驟百十反令本教使臣押領各給印紙書赴教月日
上批付韓縝等聞禧頹近已離麻谷鋪北往靈邱縣去覿
北人之意必是別處移牒或遣使促議卿等宜更就彼
斟酌人情方便羈縻留連勿使悻然絶議北去却恐意
外別致生事朝廷難為酬荅此據兩朝誓書冊內十一月初四日御札
癸亥樞密使吳充言聞汴水淩牌擁遏京城中令河道

已凍合慮恐隄防别有疎虞乙詔都水監速閉汴口上批依令晚指揮令判監一員往汴口監督連夜閉塞無信妄説利害小有遷延尋又詔聞汴口嘗有不閉口指揮致無准備其令歲備閉口材料毋得誤事毋得誤事乃十二日詔令并書此可附見記聞所載復命侯叔獻開訾家口亦不罪叔獻事迹然吴充乃憂不閉口致疎虞記聞則謂開訾家口免阻絶利害殊不同當考

甲子冬至不受朝

丁卯新知河南府右諫議大夫馮京為資政殿學士知

渭州及京赴闕特遣內侍宣賜茶藥特遣內侍賜茶藥據御集九年正月事令附見

戊辰趣溫杲赴闕此據御集

已巳熈河路經畧司言蕃部星斯珪昨因作過所棄地百六十餘頃欲遷部落居之其地距通遠軍約二百餘里既遠西界可絶姦細藏匿兼可控制羅斯結討蕩遺類從之　御史蔡承禧言乞下越州究治方澤不可言之醜行詔兩路轉運司體量承禧言巳見八月十六日至是乃有體量之命故實録始

書

廣西經畧司言諜報交趾廣源州集鄉兵欲圖入冦又言古萬峒為蠻賊攻刧詔與賊戰有功人速以名聞被焚畧之家量與存恤九月十五日冦古萬峒

庚午祕書丞胡宗回言昨任將作監丞差往澶州北京督視修倉期以二年今將畢工其澶州北京新舊倉共可貯糓四百萬石如数足自可給分屯軍馬支費其餘乞罷修從之二月巳卯可考

太子中舍李杞進熈河路新折二錢樣會要

辛未御史陳睦以病乞免臺職從之睦前任兩浙路提
點刑獄違法買女奴及朋附呂惠卿不按贓吏張若濟
見被劾也　都提舉市易司言昨遣劉佐體量川茶因
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穀七萬餘石詔運致給本路
又詔都提舉市易司錢見在熙河路者並充本路軍需
仍具數以聞遣中使趣發永興軍路鑄錢監折二錢十
萬緡應副熙河路糴買糧草　又詔契勘陝西鑄錢監
見在折二銅錢及封樁交子本錢確的有若干貫萬速

契勘進呈　又詔高遵裕累奏熙河闕錢糧轉運司不應副令具析以聞　又詔河東路災傷州縣第三等以下戶所貸豆麥種與倚閣并所欠倚閣和糴並候次年豐熟依料次輸官

壬申令睦州鑄錢監以神泉為名

甲戌詔在京應有刑禁處並置獄床　中書言川茶元法於茶稅并息錢內歲認定應副熙河博馬及糴買糧草乞令提舉買茶官歲給熙州岷州大竹并洋蜀州茶

各三百䭾復於茶場司應副糧草數内除豁從之　永興軍等路轉運司言諸州軍糴買糧草總五百餘萬本司見闕乏乞借錢三十萬緡詔以交子本錢十萬緡給之上批永興秦鳳等路緣邊出交子糴買糧草有折錢多處交子毋得出多時以交子出多而錢不足給致價賤虧官故也
乙亥詔一司一務一路一州一縣勑有稱當行極斷决配之類並改為徒二年以舊一司等勑參用嘉祐海行

勑如此之類並以違制論而熈寧勑乃刪去其文法官
熈刑名可守至是三司檢法官王振為言而降是詔
樞密院擬差内殿承制謝季成充䕫州路體量安撫司
准備將上批昨熊本奏巳部分八界討蕩計今當遂旋
師恐季成至必不及事可勿復遣謝季成
丙子詔聞通遠秦隴鳳翔永興等州軍屯駐并過往及
馬遞鋪兵所請糧官坐倉糴數過多反致日食不足復
增價買於民間令提點刑獄司下本路究實以聞其後

提舉官杜常惟體量到寧州常預借振武等指揮一月軍糧坐倉全糴入官永興并陜府閺鄉縣亦嘗坐倉收糴詔令提㸃刑獄司取勘違法官吏聞奏内寧州别聽旨　又詔依舊額募壯役兵九指揮每指揮五百人從將作監請也　詔自今差官出外已支賜者毋給驛券願請驛券者不支賜　中書言欲許令發運司截借諸路上供省錢并赴内藏庫錢各一百萬緡為糴本其内藏庫錢均三年撥還從之

丁丑詔江東路累年災傷州縣第三等以下户今年秋税放及八分夏税殘欠並與倚閣仍具已倚閣税數以聞 上批契勘河北東西河東路見管義勇保甲確實人數進入陜西兩路候編排訖准此

戊寅交趾陷欽州後三日又陷廉州欽州十二月二十日奏到廉州十二月二十二日奏到

己卯命輔臣祈雪 奉禮郎提舉兩浙常平舒亶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工部郎中秘閣校理同修

起居注直舍人院錢藻罷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鄧綰言馮京為性庸狠朋邪徇俗疾害聖政陛下寛仁不誅守藩未幾復移邊帥而藻代陛下作訓誥乃稱京執正不回一節不撓又云大臣進退係時安危京在政府曾無補益惟退有後言何謂一節且京罷政踰歲豈嘗有危藻專事諂諛乞加黜責上從之綰知王安石惡京又恐京復用故為此以附會安石也此據司馬記聞及魏泰東軒録泰又云綰希合呂惠卿按此時惠卿已去位矣

庚辰樞密使吳充言熈河展置今且四年經畧雖定然軍食一切猶仰東州轉車輓運則人力不給置塲和糴則猾民得以乘時要價以困公上二者之患其檄在於未有土地之入謹按漢唐實邊之策屯田為利近聞鮮于師中建請朝廷以既置弓箭手重改作故令試治百頃而已然屯田行之於今誠未易臣以為莫若因令弓箭手以為助田古者一夫百畆又受田十畆以為公田且以熈河四州較之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為公

田大約中歲畝收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水旱肥瘠三分除一可得十萬石其使有六官無營屯牛具廩給之費一也借於衆力民不為勞二也大荒不收官無損焉三也省轉輸四也平糴價使猾民不能持輕重之權五也減和糴之數得其錢以移他用六也詔如充奏詳具條畫以聞於是充建請受田大約十頃置公田一頃令受田衆户共力耕穫夏田種麥秋田種粟豆委城寨使臣兼管勾詔遣太常寺主簿黄君俞與熙河路提

點刑獄鄭民憲商議推行次第以聞後民憲等言弓箭手並新招置深在羗境連歲災傷未甚安若令自備功力種子耕佃公田慮人心動揺不能安處乞候稍稔推行從之朱本削墨本此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書却於明年正月十二日畧載新本乃兩存之殊為錯誤今但依墨本載於此仍取朱本明年正月十二日所書稍增入之

辛巳開封府請京城内外老病孤幼無依乞丐者遇大寒風雪委本府選差官并職員齎錢於新舊城門相國寺給散内有凍殍疾患不能赴集者量支錢救濟從之

詔責降見丁憂人許用赦叙復此據御集第二十八卷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又九年十月六日可考蔡承禧云云或附此

壬午詔陜西諸路緣邊團蕃兵並選年二十以上本户九丁以上取五丁六丁取四丁四丁取三丁三丁取二丁二丁取一丁並刺手背人數雖多毋過五丁每丁十人置一十將隨本族人數及五十人置一副兵馬使及百人置一軍使一副兵馬使及二百人置一軍使三副兵馬使及三百人置一副指揮使二軍使三副兵馬使

及四百人加一軍使一副兵馬使及五百人又加一指揮使一副兵馬使毋過五百人每百人加一軍使一副兵馬使即一旗不及五十人者三十人以上亦置一副兵馬使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將每月除請受外別給添支錢指揮使一千五百副指揮使一千軍使七百副兵馬使五百十將三百陝西舊有蕃兵頗可扞邊然取丁不均且無部分至是始立法而降是詔本志與實錄同舊紀書立陝西路蕃兵部伍取丁法新紀不書

又詔自今臣僚不得奏乞諸司吏充

指使出外以樞密院言諸司吏或有行倉法處請給甚厚而反規避本役干求臣僚奏帶出外仍請舊禄妨廢諸司事務宜禁止之故也

癸未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宋敏求為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制誥陳襄為樞密直學士先是知制誥鄧潤甫言近者羣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淳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居數日敏求及襄有是命此據司馬紀聞敏求以四年九月十八日為直學士十年五月九日修史潤甫言乞用恬黙持重之人蔡

承禧奏議可考或刪取增入承禧奏今別見九年十月末

甲申熙河經略司言熙州官員職田乞聽自募人耕種罷支折鹽鈔從之　遣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往河東分畫地界所勾當公事此據御集　右龍武軍大將軍楚州團練使世開領洺州防禦使初大宗正司言世開學行修潔上召見手詔世開資性俊敏少勤于學可依仲銑例遷一官故有是命世開嘗言祖免女與進納之家為婚姻明立要約有同鬻賣玷辱國風乞下大宗正司看詳

施行不聽朱本削去祖免女婚姻事云取會到係告示本人不行令復存之十年九月壬子始降詔

開封府言故相王曾子繹等分家財有賜書及御集等欲令置曾家廟毋得借出差宣借兵三人守視仍於衆分僦屋錢内割留充歲時祭享從之　上批聞麟府路邊夏國界堠累年不以時墁飾近不知受何處指揮遽往完治致西人疑慮推毀可密下新知豐州張世矩考實以聞　廣南西路經畧司言安南静海軍牒欽廉二州新有艱阻不與通和博買及未敢發人上京貢奉

詔劉彛毋得止絶時安南已入冦矣詔劉彛無得止絶安南和市據神宗史交趾傳實録云是冬安南入冦按此月二十日已陷欽州後三日陷廉州今改之

丙戌上批中書樞密院同議代北疆事可來日就旬休於東府詳議進呈不可更遲疑緘裂乃議定東水嶺一帶從鴈門寨北過分畫西陘地令接石長城處分畫瓦窰塢地令案視分水嶺所在分畫麻谷寨水窻鋪當拆移令韓縝等先勘會聞奏七月十八日二十八日九月二十九日十月一日並合參考

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自朝至暮

十七反醫官脉狀皆使馳行親事齋奏既愈復給假十日將安又給三日又命輔臣即其家議事此據司馬光記聞乃十一月事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豈足恤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黨為安石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上亦喜安石

之出凡所進擬皆聽由是安石權益重此據司馬光記聞云是十一月事且云安石既出其黨為之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趙子幾等上喜其出勉彊從之由是權益重按惇時已絀子幾方任河東漕與司馬光所聞殊不合今但存其事而不書具所進用者姓名更俟考詳

以渝州南川縣銅佛垻為南平軍熈寧四年既討定李光吉王衮舊地置榮懿扶歡兩寨其外有銅佛垻近南接西南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等蕃界數十部族據有之後朝廷因補其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把拓及才進死部族無所統

一數出盜邊命熊本往討平之於是本言所開拓皆膏腴地至林箐深密處皆可募民開畬佃種謂宜廢南川縣於此置軍以大使臣為梓夔路都監知軍兼沿邊都巡檢稍置官屬并領榮懿扶歡二寨增置開邊通安安穩二寨以為控扼又言夷人居欄柵婦人衣通裙所獲首級多鑿齒者即古巴郡板盾七姓蠻南平獠之故地請以南平為名本又乞權撥大寧監每歲應副陝西及成都府鹽赴新建軍寨募人入中糧儲並從之

九域志南平軍

熙寧七年招取西南蕃部以渝州南川縣銅佛壩地置軍治南川縣又云熙寧七年以涪州龍化縣隸軍仍省渝州南川縣為鎮入焉元豐元年復置南川縣不知實錄何故却係之八年十一月或當移入七年十一月并七年二月末所書割涪州龍化縣隸南平軍亦移入此後更詳之考按事迹先後則九域志誤實錄不誤然實錄七年二月末所書割涪州龍化縣隸南平軍亦誤　權發遣熙河路經略司高遵裕言河州軍糧乏絶已令出熙河州寧河寨三處買馬場所管茶買錢以給河州支費乞坐專輒之罪詔釋之　詔自今提舉三司帳司磨勘司官止差一員　荆湖北路轉運使孫桶言下溪州刺史彭師晏等十人内

附已遣知辰州陶弼等部兵夫築下溪州城寨時南江新定師晏據北江之下溪州桀黠難制弼以謀間其黨保静永順等六州酋豪使自相仇師晏舉族為諸酋所攻殺僅以身免弼乃為書委其用事首領周興諭以禍福師晏遂與興及衆數千來降弼取其地築城寨五弼永州人也明年正月二十二日送師晏等詣闕二月四日弼加忠刺賜渝州軍前兵士土丁特支錢割渝州隆化縣隸南平軍實録於七年二月末書此按南平軍以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建不應七年二月已有軍名實録誤也九域志又承其誤今移入八

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建南平軍後